

DOI:10.13288/j.11-2166/r.2023.16.002

宋本《伤寒论》中大黄“酒洗”考辨

李明¹, 丁艳亭², 陶晓华¹✉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2. 泰安市中医医院

[摘要] 通过梳理相关古籍文献并结合现代研究成果, 对宋本《伤寒论》中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与抵当汤中大黄“酒洗”的沿革与机理进行探析。认为三承气汤与抵当汤中的大黄在唐代以前均以生品直接使用, 在宋本《伤寒论》中开始“酒洗”入方应用。传统观点主张大黄“酒洗”可升提药性、引药入血、缓解苦寒败胃的弊端; 现代研究表明, 大黄泻下作用的主要成分不溶于酒, 而抑制泻下的鞣质可溶于酒, “酒洗”后大黄的泻下作用增强。《伤寒论》中三承气汤与抵当汤所主治的病症急、病情重, 其中大黄“酒洗”的目的当在于速下热结。

[关键词] 大黄; 酒洗; 炮制; 《伤寒论》

《伤寒论》被称为“方书之祖”, 其组方严谨、配伍有度、用药精练, 药物炮制论述详细, 制剂流程记述明晰, 为中药炮制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张仲景的药物炮制思想, 后世医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与整理, 成果对现代临床亦颇多指导。大黄为张仲景常用的药物, 因病症不同、病机有别, 张仲景在应用大黄时常给予不同的炮制方法。在宋本《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大黄用方30首, 其中注明炮制者有10方, 主要有去皮、蒸、酒洗、酒浸4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大黄“酒洗”的机理何在? 有何特殊的临床意义? 现代医家对此论述较少。本文就大黄“酒洗”的炮制方法作一考辨, 以期临床选方用药提供参考。

1 大黄“酒洗”的沿革

酒在中医学中应用的历史悠久, 是使用较早的一种炮制辅料, 以酒炮制药物的方法众多, 如酒洗、酒浸、酒炒、酒蒸、酒煮、酒拌等, 许多方法沿用至今。酒洗, 属于净制法之一, 系将净制或切制后的药物置适宜容器内, 加入多量的酒, 略洗后随即捞出或用原液反复清洗的炮制方法^[1]。

1.1 大黄“酒洗”始于唐代

大黄用药历史悠久, 《神农本草经》对其性味

和功效即有详细的论述, 惜无炮制有关的记载。在唐代以前, 大黄的炮制方法主要有蒸、熬、炮、炒、炙、水渍等。大黄入丸散剂多蒸制, 《本草经集注》云: “丸散中用大黄, 旧皆蒸”; 若取快利之功则多水渍, “作汤者, 先水渍, 令淹浹, 密覆一宿。明旦煮汤, 临熟乃以纳中, 又煮两三沸, 便绞出, 则力势猛, 易得快利”^[2]。大黄“酒洗”的炮制方法在唐代《外台秘要》中首次出现, 见于治疗黄疸的“茵陈汤方”, 其药物组成与《伤寒论》之茵陈蒿汤完全一致, 所不同者《外台秘要》中大黄标注“去皮, 酒洗, 破三片”, 大黄治疗黄疸的方剂众多, 酒洗者仅此一方。

1.2 大黄“酒洗”盛于宋代

迨及宋代, 大黄的炮制方法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 以酒加工炮制大黄的工艺在宋代得到初步确立, 酒洗、酒浸、酒蒸逐渐成为大黄酒制方法的主流。大黄“酒洗”后使用的方剂数量在宋代明显增多, 如宋代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进行了重新编纂修订, 其中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及抵当汤所用大黄均标注“酒洗”; 《圣济总录》中大黄“酒洗”可见于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抵当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等; 《小儿药证直诀》所载大黄丸中大黄亦须酒洗后使用。

2 三承气汤与抵当汤中大黄炮制的变化

明清以后, 张仲景之学成为行业之圭臬, 宋本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9YFC1709200、2019YFC1709201)

✉ 通讯作者: xhtao1963@126.com

《伤寒论》中标注的药物炮制方法成为药物炮制使用准则，后人少有改动。但宋代前后，三承气汤即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与抵当汤中大黄的炮制方法是有差异的，具体见表 1。

宋代以前，《伤寒论》的方剂在许多著作中均有收录。从表 1 可得知，唐代及以前方书中收录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抵当汤方剂中的大黄均为直接使用，无须特殊炮制。随着大黄炮制方法的增多，四首方剂中大黄的炮制方法跟随同时期炮制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宋代初期《太平圣惠方》中收录的方剂，大黄在使用时多须“锉碎微炒”，因此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抵当汤中的大黄入方使用时亦标注“锉碎微炒”。

宋本《伤寒论》中三承气汤及抵当汤所用大黄均标注“酒洗”。《金匱要略》中大承气汤的大黄标注“酒洗”，而抵当汤中的大黄则需“酒浸”，小承气汤中大黄可直接入药。《伤寒论》与《金匱要略》的校订者基本相同，然而相同方剂中大黄的炮制方法却有明显的差别，其缘由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宋代之后的方书中，四首方剂中大黄的炮制方法亦均不相同。如《类证活人书》中仅大承气汤的大黄标注“酒洗”；《圣济总录》四首方剂中的大黄均标注“酒洗”，但是亦均有“酒洗锉炒”或“生用”等其他炮制方法；《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小承气汤与抵当汤中的大黄则标注“蒸”；《注解伤寒论》中调胃承气汤与抵当汤中大黄标注“酒浸”；

《世医得效方》中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的大黄则直接入方应用。

3 大黄“酒洗”的机理

洗是指将药物用水冲洗，除去表面的杂质灰尘等，当属于净制的范畴，某些特殊药物在入药前强调必须要水洗。如在《伤寒论》中半夏在入汤药时多标注“洗”，《小品方》中亦载“合汤用半夏，先称量，然后洗，令去滑也”^[3]，半夏水洗的缘由在《雷公炮炙论》中有明确的解释，曰“半夏上有隙涎，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满”^[4]，因此通过水洗可以减弱半夏的毒副作用。另水洗可以去除特殊的气味，防止服药时发生呕吐。如蜀漆后标注“洗去腥”，《本经疏证》云：“凡药非鳞介飞走，未有云气腥者，惟仲景用蜀漆，必注曰洗去腥，则可见其气之恶劣异于其他草木矣”^[5]。

3.1 传统观点，着眼在酒

大黄无毒，亦无特殊气味，为何要用洗法，而且为何用酒洗？《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使用大黄的方剂甚多，为何单独此四首方剂中标注要“酒洗”？后世医家多从酒的功用入手进行解释。如《医方集解》云：“邪气居高，非酒不到，大黄若用生者，则遗高分之邪热，病愈后，变生目赤、喉痹、头肿、膈上热疾也”^[6]，指出阳明热结，病在胃肠，邪热上扰会出现心烦、谵语等病症，大黄苦寒直折，可泻胃肠之热，但是在上的邪热则会遗留而变生他症，因此以酒之升散引药上行。但若以此

表 1 宋代前后三承气汤与抵当汤中大黄的炮制情况

Table 1 Processing of Dahuang (*Radix et Rhizoma Rhei*) in Three Chengqi Decoction (承气汤) and Didang Decoction (抵当汤) before and after the Song Dynasty

出处	朝代	大承气汤	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抵当汤
《肘后备急方》	东晋	—	直接使用	—	—
《备急千金要方》	唐代	直接使用	—	—	直接使用
《千金翼方》	唐代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外台秘要》	唐代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太平圣惠方》	宋代	锉碎微炒	锉碎微炒	—	锉碎微炒
宋本《伤寒论》	宋代	酒洗	酒洗	清酒洗	酒洗
宋本《金匱要略》	宋代	酒洗	直接使用	—	酒浸
《类证活人书》	宋代	去皮酒洗	去皮	去皮	—
《圣济总录》	宋代	酒洗/ 酒洗锉炒	生用/酒洗/ 酒洗锉炒	清酒洗/去粗皮，酒洗炒	酒洗锉炒
《普济本事方》	宋代	—	去皮	—	—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宋代	酒洗	蒸	—	蒸
《注解伤寒论》	金代	酒洗	直接使用	去皮，清酒浸	酒浸
《世医得效方》	元代	酒洗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酒洗

注：“—”表示未收录。

理分析,张仲景为何不单独以酒为引,反而大费周章地将大黄酒洗?故此观点还有待商榷。

另有观点主张,承气汤证为一派实热之象,用药多属寒凉之品,容易损伤脾胃阳气,酒性辛温,可反佐大黄苦寒败胃之弊^[7]。然而大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在服用时均标注“得下勿再服”,调胃承气汤后标注“少少温服之”,此三方皆是为祛邪而制,中病即止,伤及胃气的可能性较小,且张仲景固护胃气时多以大枣、甘草、生姜、大麦粥等,以酒防止苦寒败胃的思想在张仲景著作中尚无明论。

有部分医家主张,酒可以入血分,增强活血之功。抵当汤之蓄血程度较重,大黄酒洗可以引药入血分,增强破血逐瘀之功能^[8]。现代研究表明,酒大黄可显著降低血浆黏度,延长凝血酶原及凝血酶时间,效果优于生大黄及熟大黄^[9]。但是此处需要明确的是,酒洗大黄与现代的酒炙大黄有明显的区别,其属于不同的炮制方法,不可偷换概念,若酒洗大黄可以引药入血分,同属蓄血证的抵当丸、桃核承气汤及《金匱要略》中的大黄甘遂汤等方剂中大黄却未标注“酒洗”。

3.2 现代研究,速下热结

“酒洗”的相关实验研究^[10]表明,炮制前后药物的成分会发生变化,脂溶性成分会溶于酒中,大黄经过“酒洗”炮制,部分成分亦当会发生相应变化。大黄具有明显的致泻作用,苏子仁等^[11]研究表明水提取物的致泻活性最高。相关研究^[12]亦表明,大黄乙醇提取物具有微弱的泻下作用,在200 mg/kg体重剂量时,10只大鼠中仅有2只有泻下作用;而水提取物泻下作用最强,50 mg/kg体重剂量时,10只大鼠中即有4只有泻下作用,当剂量为200 mg/kg体重剂量时,全部有泻下效果。因此大黄泻下有效组分当在水提取物中,对水提取物所分到的不同部位进一步作致泻活性作用测定,最终得到番泻甙A。大黄中含有相当数量的鞣质(10%~30%),鞣质为一类多元酚性化合物,可溶于水和乙醇。临床应用大黄时会出现先泻下后便秘的现象,可能是大黄中鞣质的影响^[13],如动物实验^[14]表明,大黄乙醇提取物对小鼠炭末的推进无明显影响,但是去除鞣质后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提示鞣质的存在明显抑制了小鼠小肠炭末的推进率。

从上述分析可知,大黄发挥泻下作用的主要有效组分不溶于乙醇,鞣质的存在会抑制其泻下作用的发挥。大黄酒洗后,其致泻的有效成分不会溶于酒中,而鞣质则会溶于酒中,其泻下作用不会减

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增强。实验研究^[15]证实,调胃承气汤(酒洗大黄)组与调胃承气汤(生大黄)组相比较,致泻作用没有减弱,酒洗大黄组小鼠首次泻下时间为(94.9±28.7) min,生大黄组小鼠首次泻下时间为(101.4±29.8) min,酒洗大黄入方使用会明显缩短致泻时间,因此大黄“酒洗”后可速下热结。

4 “酒洗”法及大黄“酒洗”的思考与展望

自唐代至清代,酒洗的方法一直存在,但酒洗最早见于何时从现存文献中无法得知。在唐代以前酒浸法已经广泛用于药物的炮制,而酒洗法仅见于《外台秘要》,除茵陈汤方外,熏衣香方中的甲香需酒洗。迨及宋元时期,酒洗的药物种类明显增多,如《太平圣惠方》中麋茸、肭肭脐需酒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大腹皮、天麻可酒洗,《严氏济生方》中当归需酒洗。元代《世医得效方》中当归、白芷、肉苁蓉、蜈蚣、牛膝、威灵仙、熟地黄、菟丝子等药物均可酒洗。至明清时期,酒洗的药物种类持续增多,在延续前代用药经验的基础上,黄连、黄芩、黄柏、知母、防风、龙胆、草薢、乳香、防己等皆可酒洗。

现代中药炮制中,酒洗法已经基本不见经传,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16]收录的方剂中,小承气汤、当归补血汤、清上蠲痛汤、宣郁通经汤、清肝止淋汤、桃红四物汤中的大黄、当归、生地、红花等标注需要“酒洗”。药物炮制方法的选择对药效的发挥至关重要,《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的颁布实施,促进了酒洗法的相关实验室研究。如基于指纹图谱及化学模式对当归酒洗前后变化的比较发现,主成分分析中当归酒洗前后样品都聚集在一起,酒洗后阿魏酸含量较生品降低,出膏率亦低于生品,推测当归中的脂溶性成分随黄酒溶出^[10];同时在对红花酒洗前后的成分比较中发现,红花酒洗后大部分色谱峰值面积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以小极性成分明显,对于指标性成分,酒洗炮制后羟基红花黄色素A(HSYA)和山奈素的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17]。

酒洗法在古代的方书与本草著作中十分常见,但是古代医家对于酒洗的具体操作方法无详细的记载,许多药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酒洗”与“酒浸”的相互混用。如当归、肉苁蓉在《雷公炮炙论》中标注“酒浸一宿”,在《圣济总录》中则

标注“酒洗”。抵当汤中的大黄在《伤寒论》中标注“酒洗”，在《金匱要略》中则需要“酒浸”。有些医家主张，酒洗与酒浸内涵基本一致，在明代《药性会元》中载当归制法：“酒浸，冬浸一宿，春、秋浸半日，夏酒洗”^[18]，但是从酒浸的时间分析，其当属于药材软化的方法，而酒洗则为净化的方法，二者应当属于不同的炮制方法。

现代中药炮制中，大黄酒洗见于各省市颁行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如《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8 年版》^[19]指出：“酒洗大黄：将大黄喷洒黄酒，拌匀，使之吸尽，干燥。每 100 kg 大黄，用黄酒 13 kg”；《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20]提出：“酒洗大黄：取净大黄片，加酒拌匀，闷透，晾干。每 100 kg 净大黄，用黄酒 15 kg”；《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21]指出：“酒拌大黄：将大黄片与黄酒拌匀，闷润至酒尽时，取出，晾干。每 100 kg 大黄片，用黄酒 18 kg”。从上述可知，前两者之酒洗大黄与后者之酒拌大黄在炮制方法上大同小异，从字面含义理解，酒拌更契合上述炮制工艺。因此对于酒洗法有待进一步的文献考证，酒洗前后药物的成分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酒洗后方剂的药效变化亦有待进一步揭示。

5 小结

大黄从生品直接使用到多种炮制方法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酒洗”炮制法始见于《外台秘要》，宋本《伤寒论》中大黄“酒洗”后使用的方剂明显增多。对于“酒洗”的机理，传统观点倾向于从酒的功效进行解释，主张可升提药性、引药入血、缓解苦寒败胃的弊端；而现代研究则显示“酒洗”大黄的泻下效果较生品大黄增强，与许叔微在《伤寒发微论》中“须是酒洗生用为有力”^[22]的观点相合。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为阳明燥热结实而设，意在泻热通便、攻下燥结；抵当汤主治蓄血重症，当急下瘀热。此四首方剂所主的病症急、病情重，因此宋本《伤寒论》将三承气汤与抵当汤中的大黄以“酒洗”炮制，意在推陈致新而速下热结。借助现代实验室手段，深度挖掘“酒洗”的内在含义，对于正确理解古代典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叶定江,原思通. 中药炮制学辞典[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42.
- [2]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尚志钧,尚元胜,辑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45.

- [3]陈延之. 小品方[M]. 高文铸,辑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7.
- [4]雷斅. 雷公炮炙论[M]. 王兴法,辑校.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97.
- [5]邹澍. 本经疏证[M]. 武国忠,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261.
- [6]汪昂. 医方集解[M]. 鲍玉琴,杨德利,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57.
- [7]谢君,符德玉,芦波,等. 《伤寒论》大黄炮制方法及应用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28(2):276-279.
- [8]景欣,景洪贵. 《伤寒论》中药物炮制“洗法”析义[J]. 国医论坛,2016,31(2):4.
- [9]隋峰,闫美娟,李燕,等. 不同炮制方法对大黄活血化瘀作用影响的比对研究[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12,28(6):90-92.
- [10]刘彩凤,梁军,杨海菊,等. 基于指纹图谱及化学模式对当归酒洗前后的比较分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3):234-241.
- [11]苏子仁,黄萍,曾元儿,等. 乙醇处理工艺对大黄致泻活性的影响[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5,13(3):187-189.
- [12]焦东海,杜上鉴. 大黄研究[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11.
- [13]郑虎占,董泽宏,余靖,等. 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第一卷)[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80.
- [14]钟玉华,张勉,戴岳,等. 大黄和生首乌鞣质含量对小鼠小肠推进的影响[J]. 时珍国医国药,2006,17(12):2478-2479.
- [15]崔园园,张美,陈志敏,等. 调胃承气汤中大黄酒洗前后的药效对比研究[J]. 中成药,2016,38(6):1393-1396.
- [16]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的通知[EB/OL]. (2018-04-13)[2023-02-1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content_5429153.htm.
- [17]刘彩凤,梁军,钟琳瑛,等. 正交实验法优选酒洗红花的炮制工艺[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8(6):593-597.
- [18]佚名. 药性会元[M]. 于永铎,于永敏,尹玲慧,主编.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2.
- [19]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8 年版[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0.
- [20]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M]. 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5:17.
- [21]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10.
- [22]许叔微. 伤寒发微论[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5.

Research on the “Wine-washed” Dahuang (*Radix et Rhizoma Rhei*) in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伤寒论》) Printed in the Song Dynasty

LI Ming¹, DING Yanting², TAO Xiaohua¹

1.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Tai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By analyzing relevant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wine washed” Dahuang (*Radix et Rhizoma Rhei*) in *Dachengqi Decoction* (大承气汤), *Xiaochengqi Decoction* (小承气汤), *Tiaowei Chengqi Decoction* (调胃承气汤) and *Didang Decoction* (抵当汤), recorded in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伤寒论》) printed in the Song Dynasty.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raw Dahuang was directly used in three *Chengqi Decoction* and *Didang Decoction*, but the “wine-washed” Dahuang was applied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print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traditional view holds that “wine-washed” Dahuang may improve medicinal properties, can introduce herbs into the blood and alleviat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bitter-cold in damaging the stomach. Modern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in components related to Dahuang’s purgative effect are insoluble in wine, while the tannins that inhibit the purgative effect can be better dissolved in wine. Therefore, after “wine washing”, the purgative effect of Dahuang is enhanced. In the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hree *Chengqi Decoction* and *Didang Decoction* are mainly used to treat acute and serious diseases, and the use of “wine-washed” Dahuang is to quickly clear heat knot.

Keywords Dahuang (*Radix et Rhizoma Rhei*); wine-fried; medicinal processing;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伤寒论》)

(收稿日期: 2022-05-14; 修回日期: 2023-05-22)

[编辑: 侯建春]

广告

欢迎订阅2023年《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ISSN 1001-1668, CN 11-2166/R)是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性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 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 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之一, 是中文核心期刊和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和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百种科技期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T1级期刊。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中医杂志》主要栏目中当代名医和临证心得分别介绍名老中医和临床医生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 临床研究介绍中医药治疗的新方法、新成果; 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循证中医药、病例讨论、综述、百家园等栏目, 提供最新学术观点、研究成果与治疗方法, 成为学习中医药、研究中医药, 不断提高临床及研究水平的良师益友。

《中医杂志》为半月刊, 每月2日和17日出版, 每期定价30.00元, 全年720元。国内读者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邮发代号:2-698), 也可以与本刊读者服务部联系邮购, 邮购免邮费。电话: 010-64035632, 010-64089195。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编: 100044, 代号: SM140)。

本社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00。

网址: <http://www.jtcm.net.cn>。

